

傲。我看到父親的體型日益消瘦，也感覺到他老人家的雙手抖顫，忍不住哀情的激盪，我流下了傷心的眼淚。我開始感受到子欲養而親不在的哀痛。我珍惜父親的愛，但也知道這份愛不久將祇有自憶境中去追尋了。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三日，殘酷的事實終於出現了，父親悄然地撒手離開了我們。噩耗在我的心中掀起了驚濤駭浪，頓時我覺得痛心絕望，眼前一片淒涼。庭院中枯黃的落葉，炭爐中冰涼的灰燼，都不足以譬喻我哀痛的心。我麻木地會同了哥哥，護送父親遺靈返臺。兄弟含淚遵慈父遺囑中的吩咐，自臺北家中的箱櫃中取出了父親珍藏多年的一包先母遺髮，與父親在接受化學治療期中脫落的頭髮一包，妥當地合併葬於雙親的墓穴中。我也在父親的遺物中，找出了他老人家預先為兩個孫兒寫好了的聖誕卡片。我懷念父親的愛，忍不住痛泣失聲。父親的一言一行，都充滿了愛的教育：他教我珍惜夫妻之愛，他教我重視天倫之情。正如他當年教我算術一樣，教得如此生動，如此真切。

父親棄養瞬已一年，他老人家留給我的慈愛與遺訓，支持着我渡過了無數個艱難痛苦的日子。父親的一生經歷，啓發了我對人生真諦的認識。我懂得把挫折視作人生過程中的機遇；我體會到忍耐能換來內心的平靜。我學會了接受生老病死為人生自然的步驟；我領悟了生命的真義是把仰承的親恩慈愛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一年來，多少次我午夜夢迴，為追念父親而淚濕衣枕；可是，多少次我也依賴着父親的遺訓，振作起來，擺脫了哀思消沈，堅強地抹乾淚水，肩起扶育下一代的責任來。父親留給我的慈愛，給我對人生的啓示，成為我生命中的動力。

我覺得自己幸運，能在嚴父慈母的孕育中成長。在父親的磨練訓育下，我着實地學到了在社會上立足的基本技能；在母親的慈暉溫暖中，我學會了如何享受和施與人間的慈愛。在人生的旅程中，我雖已征服了許多段崎嶇坎坷的路途，可是我知道前程依然荆棘遍佈。我不畏縮，我不猶豫。我知道，在這份濃郁的親情慈愛中成長的我，實在無法覓得辜負雙親厚望的遁辭！（一九七九年十月於美國馬里蘭州）。

悼念錢沛霖學長

沈兆龍

去年（六十七年）十月十三日下午，沛霖學長次媳沈育三女士，從馬利蘭州家中給我來電話告以沛霖學長已於當日上午在明尼蘇打州第羅斯城逝世，惡耗傳來，不勝哀悼，是日恰為西俗不吉利的日子，那是星期五，是十三日，我不得不相信西洋習俗了。

最後一次和錢學長晤面，是去年八月十五日在紐澤西州劉軒吾學長家中，那天是我們幾個交大後期同學為慶賀陳贊青（廣沅）學長伉儷八十雙慶，壽堂裡的慶賀幛子題字格式和內容，是錢學長設計，而由劉學長執書，那時他身體已經很壞，他仍抱病獨自由華府搭火車前來參加，精神疲蔽，但這一份學誼，不但壽公壽婆極為感動！我們也敬佩不已！在劉府勉強停留了兩天，軒吾兄嫂照料極為週到，最後他實在體力支持不了，由致福世兄夫婦前來接回馬利蘭州家中休養。我們都盼望他能渡過難關，恢復健康，想不到這次見面，竟成永訣了。

其後他由致福家中前往明尼蘇打州致泉世兄家養病，每週由致泉處得來消息，均是情況好轉，日有進步，甚引為慰，我當將所得好消息再轉告贊青老學長及軒吾兄嫂，大家都感到高興，我很想到明州去探視他，飛機票已訂好，但因致泉所居萬國瀑布城機場修建，需要轉道，致泉再三叫我暫時不要去，因為交通實在不方便。十月初致泉來電話，告以最近醫生診斷，認為不是癌症，但胃部需要開刀，即將伴送其尊人去第羅斯城一家醫院施行手術，不久致泉由第羅斯城來電話，告以手術施行前檢查，一切情

形良好，可以再動手術；我希望等到手術施行後，再到第羅斯城去探視，不料最後傳來惡耗，連最後一次見面的機會也錯過了，今日思之深感遺憾！致臬、致福隨侍移靈飛臺安葬的那天，我仰首西望，熱淚不禁湧出，人生至此，夫復何言！

錢學長係母校民十九級鐵道管理系高材生，比我高十四班，當年尚無緣在校拜識他，直到五十年秋天，我由航空委員會退職，經由侯故學長甦公（家源）介紹到省公路局工作，還未識荆，其後公路局經辦美援公路業務，由錢學長主持。他需要幫手，在路局人事卷宗裡，發現我是交大機械畢業生，並且到過美國，首先約談，表示要把我由公路局修車廠調到副局長室幫他辦理美援工作，是前輩學長提携後期同學的機會，我當然接受，這是我和他發生僚屬關係的開始。

錢學長的中英文造詣極深，很值得我們學習。記憶力特強，對臺灣公路業務情況，極為了解，數字記得很清楚，不用查卷宗就可以報出，對於臺灣公路業務發展的貢獻，和尹仲容學長對臺灣經濟發展的貢獻，有異曲同工之妙，他不但把公路局業務推進得蒸蒸日上，對民營公路客貨運輸業務，督導到有聲有色。侯故學長甦公（其時任省交通處處長）曾派他一度到臺北市督導市區公共汽車業務，整理得有條不紊，其後北市情況特殊，各方干擾太大，他離開後，北市公車業務又進入以前那樣不如人意了。

我記得在副局長室辦公時，開始辦理臺省公路運務設備美援申請工作。包括公路局，五個縣市公共汽車和全省民營客貨運輸公司。因為拿到美援新車底盤，對於車身打造，隨之而求改進。那時公路客運車輛車身，全係木質材料，頗不經久耐用，而座位也是簡單的鐵架（三角鐵）和很不理想的彈簧帆布坐墊，錢學長有鑒於此，就從事車身改良方面着手，我還記得初步改良工作，就是將木質車架改為鋼料車架，以增加車身壽命。座椅改用鋁質椅架和海棉坐墊，減輕重量和增加旅客舒適。在那時他邀得民

十三級機械系校友陳體欽前輩來局參加此項工作，臺灣機械公司的胡道彥學長代表該公司承造鋼料車身，同學關係儘管有，但是價格方面一點不通融，公事公辦，有時我們爭執到面紅耳赤。胡兄在紀念文中也談到此中艱辛。所以我敢說今天臺灣公路運輸有比較堅固，舒適，近代化的自造客車，我們交大校友，是化了一番心血的，看到後來的金馬號客車，我們也感到安慰不少。

錢學長在臺灣公路局服務二十年當中，最有貢獻和最愉快的時間就是兼辦美援工作的那一段時期。當時公路局譚局長授予全權革新業務，爭取美援，同時交通處侯甦公處長對他也特別倚重，不但請他繼續擔任車輛動



陳 錢 劉 本
贊 學 昌 文
老 長 夏 作
 者

此照係1977年在新澤西州致臬世兄家中所攝

員委員會主任秘書（姓公是主任委員），處理日常會務，並且請他擔任肥料運輸小組執行秘書（姓公是召集人），主持日本肥料進口運輸配合工作，包括鐵路和公路運輸，真是責任綦重，忙碌異常。那時協助他辦理這些工作的僅有陳學長體欽、陳學長誕生（由交通處調來，辦肥料運輸工作）和筆者三人，是一個百分之一的交大校友小組。因為要支持錢學長完成艱巨任務，所以我們格外賣力，雖然效果和成績昭彰，但也引來錢學長的麻煩，一些小入尤其是公路黨部書記長羅某，在譚先生面前講歪話，講錢學長在公路局搞「交大」小集團，結果是調我到機料處擔任副處長，辦理美援工作，陳體欽學長高就美援會工作，陳誕生學長回交通處。這一個美好的工作環境，就被小人破壞了，後來羅某聽說還擔任過臺北市黨部書記長，交通處主任秘書，最後因案下獄。壞人無好報，又是一個證明。

其後錢學長調離公路局，昇任臺航公司總經理，那時臺航業務不佳，他花了不少精力去改進業務，把臺航由虧本轉到有盈餘，在他的大作「七年艱苦話臺航」中，有詳盡的敘述，恕不多贅。但有一件事，是我對他抱歉的，在此不得不提一下，那是他接長臺航時，邀我回臺擔任臺航主任秘書，後來又要我出任臺航駐美代表，我都婉謝了。我有一個脾氣，就是「好馬不吃回頭草」，我雖不是好馬，但緊守這個原則，既然看不慣羅某那些人作風，脫離了公職，甚至離開了臺灣，沒有理由再回去了，在錢學長需人幫忙的時候，我不應命，私誼方面說不過去。但我有我的困難，幸而得到他的諒解，但是仍然感到歉意甚深。

錢學長有個美滿家庭，夫人張孟玫女士極賢淑，對他照料，無微不至，這對他能專心工作，很有幫助，伉儷情感彌篤，所以在他夫人於1972年逝世後，他的情緒很壞，好似斷翼之鳥，這乃他在臺航提早退休的原因。其後他的公子迎他來美奉養，生活很愉快，但總以失去了夫人伴同生活為憾！在美國生活甚單調，儘管兒媳很孝順，但平時兒媳上班，一人在

家，常感生活單調。同時他健康情況甚佳，在家無事可做，頗覺無聊。所幸在新澤西州致臬世兄家中居留時，附近住有陳贊老和劉軒吾兩位學長，頗多交往，減少他寂寞感觸。他認為他健康情況甚佳，應該為國家再做點事，所以一度想回臺灣。恰巧其時王章清學長於六十五年底來美公幹，囑我替他物色一位公路運輸專家來臺灣交通部運輸計劃委員會擔任顧問，專門改善臺北市區公共汽車營運情況，我即毫不遲疑的提出錢學長大名。章清兄當即同意，幾經磋商，決定邀請錢學長回臺擔任顧問，並且兼任母校教職。我還記得，在紐約校友會歡迎王學長餐會上，趙老學長真覺在歡迎詞上還對這安排，頗為贊揚。會後錢學長還笑對我說：『您這安排，叫我騎虎難下，非回臺對國家及母校效勞不可了』。後來王學長回到臺灣，立刻簽准林部長辦理邀請手續，他也積極辦理返臺手續，不巧在行前，他入院檢查身體，發現腰部生瘤，必須割除。施行手術後，將瘤取出，又說瘤內有瘤菌，幸未破裂，可告無虞。但是又不給家人看看割除後的瘤，誰也不知道破裂了沒有，我們總希望他早日康復回臺應邀擔任交通部顧問，為臺北市區公車營運再作一番貢獻，不料庸醫害人，竟演成以後不可收拾的局面。從六十七年十月十三日他逝世之日止，為了與瘤疾搏鬥，他雖有堅強的意志，但也受了不少的磨折，我也不忍在此多所敘述，總之，人是敵不過病魔的，尤其是癌魔。再則沒有特效醫治方法與藥品，一班庸醫就拿人做試驗品了，錢學長也不例外。

錢學長在美居留期間，完成兩部像回憶錄一樣的大作，一是『七年艱苦話臺航』一是『佈局記』，把他在臺航和公路局工作經過，追敘一下，其中有辛酸，也有愉快，人生過程，永遠不會是風平浪靜，像他這樣公平正直的人，在當時的環境下，那能完全發展抱負。友聲編者曾一度轉載他的『佈局記』，但尚未全部刊完，希望慧貞學姊能夠繼續刊出，讓我們後輩同學，知道前輩學長敬業精神，有所做效。

現在我想再講一下當時公路局工作環境，局長譚嶽泉先生，是一個精明能幹而有魄力的主管，蒞任初期，對錢學長很看重，所有改進業務建議，一經提出，總是採納，後來處（交通處）局（公路局）因為有人挑撥，關係愈來愈壞，我們交大校友在公路局服務的人，處境愈來愈困難了，其實侯處長和譚局長是老同事（浙贛鐵路），也是老朋友，一時在業務上有所爭論，如果有人從中解說，講過清楚，也就無所謂了。不幸路局方面，有了羅某，從中興風起浪，無中生有，情況愈演愈壞。後來又造謠，說錢學長在局內搞『交大』派，使得錢學長處境困難，其後又把我調到蘇澳，充當運輸處主任，名義上是升遷，實則是防止『錢學長組成交大派』，真是杞人憂天。事實上交大同學都是實事求是的人，在精神上是比較團結的，容易引起別人的錯覺，認為我們在搞小集團。如果沒有人從中挑撥，或者主管認識清楚，這些憂慮也就不會產生了。我在蘇澳服務期間，因該地偏僻，缺少正當娛樂，和工程處林主任福老聯合，領導員工從事籃球運動，組織球隊，每逢週末出外比賽，增加與外界友誼，提高員工工作情緒，這是一個正常措施。有一次率領球隊到宜蘭去參加縣運會，在決賽的那天，在球場上碰到公路黨部羅某派來一位工作同志，我還以為他來宜另有公事，後來才知道他是被派來查案的，對象是我和林主任，案情是『在金馬炮戰期中，不堅守本位工作，竟放棄職守，率領員工出外比賽籃球』，隔了幾天，處分公文下來，我和林主任各予記過一次，此事報到交通處，侯處公認為不當，不予轉呈省府，路政科何科長通知我來臺北，向侯處公面陳經過情況，我到臺北謁見處公時，他第一句是『老沈，這一過是你代錢沛霖記的。我認為不當，要將局方來文退回』，又成了僵局。我不想為了我使侯、譚二公之間關係更弄成僵局，就要求處公照轉，這樣記過，也不是不光榮的事，總比貪污或者賭博受處分光榮得多，總算得到處公諒解，我得到在國內做公務員十五年所受到惟一的處分。為什麼

兆龍書見：因承感情南事此下信誠意知更周任股，錄感每既
 不近一月不知何故時覺不安感不通胃納不同伴至郵城之四請重以
 化瘴同仰我輩冷脫竟口登：三力言語行動回以一再向
 兄陳以之方常駕西厚其夜西頑勇力切切於打我精神與
 兄略談些許時力之能振興由致
 感情心緒，因在武中身親交午句
 見豫順口將由北為法往請居看臣大能說情為以可這錢楠一丹
 匡武身事分北：道新看。由南伊能忘一新竟名前利局了上這這
 媛請心也及不意：此致親
 儀如信解
 中錢
 差十信
 以
 此函係作者於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專誠到馬利蘭州，擬到致福世兄家中奉訪探視，錢學長堅持不敢勞駕，以致未曾晤面，錢學長所寫給作者的抱歉信，觀遺墨不禁淚下 兆龍附記

這件事又牽涉到錢學長，原因是他也在局內提倡員工籃球運動，不好意思明目張膽打擊他，只好拿我和林主任做犧牲者，直到今天我總認為打籃球比坐在牌桌上打麻將正當得多；我之所以提出這件事來，就是說玩弄手段的人，是無孔不入的，我痛恨這類壞人，但也無力和他們爭論，最後只好到美國來找出路了。錢學長生前和我幾次談到這件事，小人固然可惡，但當時擔任公路局主秘的林耀北學長，竟未從中調和侯、譚及譚、錢間的隔閡，深感爲憾。

前面講過錢學長中英文造詣極深，對於中文，尤其重視，他逝世前曾囑咐他的兩位公子，在他去後，一定要在紐約世界日報刊登訃告，通知在美親友同學。致臬、致福對此遺囑，極爲重視，在大殮的那天，由明州打長途電話給我，托我辦理，並囑我於擬訃告稿時，和陳贊公研究後再登報。爲此，我於擬好稿後，和贊公通兩次電話研究後才付印。這是我最後一次爲他效勞，不得不慎重其事。錢學長泉下有知，當亦滿意。

錢學長的家庭，是杭州望族，世代書香，和中國交通界及交通大學脫不了關係。他的叔父宗澤和宗淵先生均曾在鐵路界擔任過要職，他的胞兄謙、胞弟壯、胞妹坤，都是母校校友。他的堂兄弟（格字輩）畢業於母校的，也有好幾位。他的兩位公子致臬、致福，是臺大高材生，現居美國，在學業和事業上都有成就，兩位媳婦劉麗琴和沈育三，都很賢慧，他們對錢學長極爲孝順，在他患病期間，伺候到無微不至，真令我們一般和錢學長熟識的同學讚譽不已！

最後，我借用友聲主編唐慧貞學姊寫給我的信中有關錢學長遺靈返臺歸葬時幾句話來作本文結束：

『造化弄人，一切均難逆料，錢學長病中如此受苦，所幸兩位公子、媳婦均孝順，在臺開弔時，大家都誇錢學長有兒媳賢孝』。

一九七九、八、卅于美國紐約

我所認識的錢沛霖先生

林 則 彬

沛霖兄逝世之期年，交大校友沈兆龍兄等，擬於友聲輯行專刊，以誌追思。其公子致臬，以予與其先君共事久而相知深，請爲文道其做人治事，以闡潛德而揚幽光。予何敢辭，因念沛霖兄功在交通運輸，已彰彰在人耳目，茲就二十一年間，朝夕相處，所目擊身歷者略道其生平，愧不能盡其萬一也。

民國三十五年予自滬來臺，沛霖兄代表省交通處，迎予松山機場，是爲論交之始，迨三十年，共事臺灣省公路局，歷十七年，夙心儀其擇善固執，治事精謹，而於公路運輸之闡劃，周詳精到，以羣路藍縷之路況，而略具今日之規模，兄之建樹獨多。

沛霖兄於交通運輸資料之搜羅記載，既詳且盡，每有查考，俯拾卽是，又治事嚴肅，不易假人以辭色，而平居則接人以禮，和藹可親，人以其公私有別，亦毋怪其故立崖岸者。

航運之經營不易，在平時損多於益，各國皆然，臺灣雖爲復興基地，以僻處一隅，而欲與資本雄厚，船隻衆多之各國航業，較一日短長，其左支右絀，概可想見，臺灣航業公司之虧損，亦事逼處此，自兄接長後，銳意整頓，逐漸轉虧爲盈，爲人所稱道，予董臺航四年，因得悉其始末。

兄伉儷情篤又均虔心禮佛，公子輩咸卓然有以樹立，明德之後必有達人，今雖人天永隔，兄可謂無遺憾矣。